

责任编辑：李玉山

封面设计：许锦集

元曲四大家名剧选

徐沁君
陈绍华 校 注
熊文钦

齐鲁书社出版发行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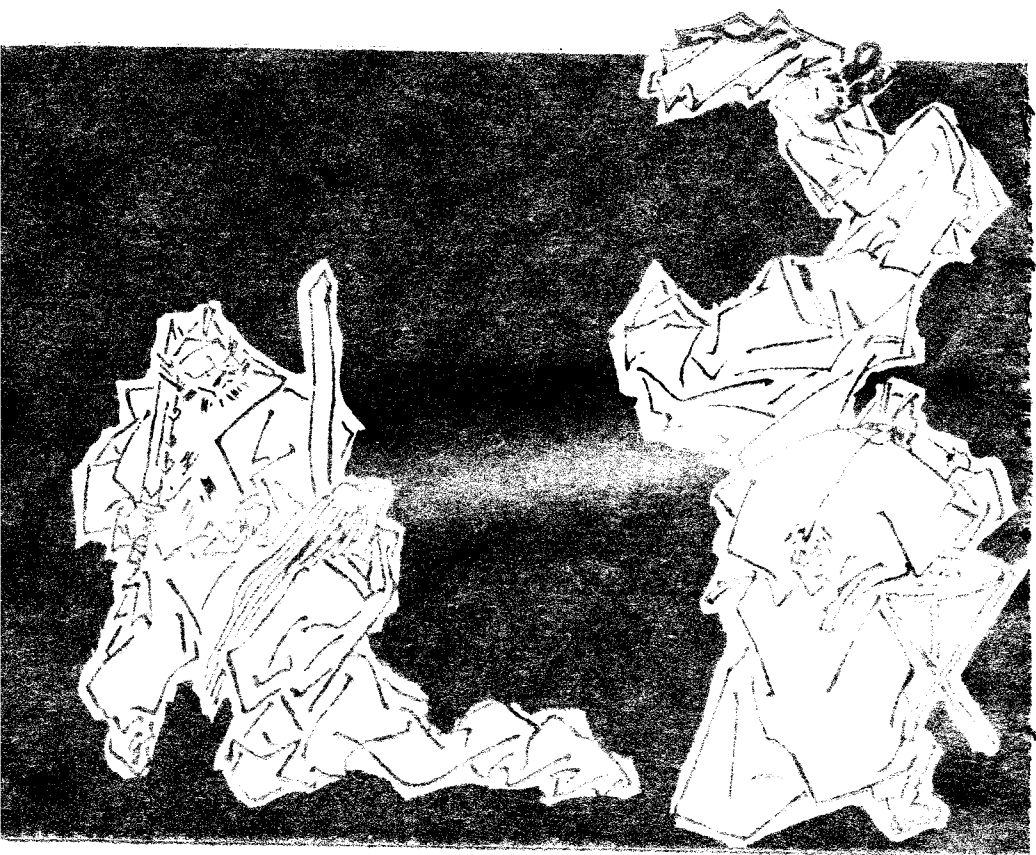
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39.5印张 5插页 781千字

1987年1月第1版 1987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,100

书号 10206·126 定价 9.95元



说明

一、元曲是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瑰宝。在它的卓越的成就中，元曲四大家的杂剧占有剧坛中心地位。为了给高校文科教学参考和广大读者阅读、欣赏提供方便，我们选编、校注了这部书。

二、根据现存元人杂剧和今人注本的情况，我们对选录的作品作了这样的安排：关剧的注本较多，只作精选，白、马、郑三家注本较少，则多选一些。注释方面，除词语、典故外，有些句子作了串讲；有关元代社会资料尽可能注出，以加深对元杂剧现实主义精神的理解。校勘方面力求精审，不作繁琐考证。

三、考虑到今天读者阅读的习惯，并在近人已做过的有益尝试的基础上，我们不拘成规，将原作按现代戏剧的形式加以编排。每本之前均列有「剧中人物表」，标明其身份、饰演的角色。剧本只标人物姓名。剧中宾白一律用小号字，不采用原剧中「云」标出，原剧的「诗云」、

「词云」，只注「诗」、「词」，诗、词的内容分行排列。与科范有关的宾白，仍保留原剧的表示方法，如「背云」或「惊云」等。剧中唱曲除按原剧「唱」字标出外，一律用大字，以便与宾白有所区别。依据剧情发展，每折均划分场次，场次之间以空行相隔。此外，注释内对每场的内容作了简要的概括。每折的第一个注释对该折的内容作了必要的分析和说明。

四、全书收入关汉卿小传和《拜月亭》、《调风月》、《望江亭》、《救风尘》、《单刀会》、《窦娥冤》等六个剧本及其校注。白朴小传和《梧桐雨》、《墙头马上》等两个剧本及其校注。马致远小传和《汉宫秋》、《青衫泪》、《荐福碑》、《陈抟高卧》等四个剧本及其校注。郑光祖小传和《周公摄政》、《王粲登楼》（附明李开先抄本）、《伯梅香》、《倩女离魂》等五个剧本及其校注。附录：元曲四大家综合年表、现存杂剧版本表。

五、本书由徐沁君主编，负责选材，确定体例，撰写作家小传和四大家综合年表、版本表，并通阅全书的审定。熊文钦担任关剧《望》、《救》、《单》、白剧《墙》、马剧《青》、郑剧《倩》等六个剧本的校注工作。陈绍华担任其他十一个剧本的校注工作，并参与商定体例，编写说明。

六、任半塘先生为本书题签，齐鲁书社为本书做了精心细致的编辑工作，谨志谢意。我们由于水平限制，书中的错误和不当之处，祈望专家和读者不吝指教！

校注者

一九八二年九月

说
明

总目

关汉卿名剧校注·····	一
白朴名剧校注·····	四〇七
马致远名剧校注·····	五六五
郑光祖名剧校注·····	八五七
附录	

一 元曲四大家综合年表·····	二五九
二 元曲四大家现存杂剧版本表·····	三五二

关汉卿名剧校注

目次

关汉卿小传·····	五
一 闺怨佳人拜月亭·····	一九
二 诈妮子调风月·····	八六
三 望江亭中秋切鲙·····	一四〇
四 赵盼儿风月救风尘·····	二〇〇
五 关大王独赴单刀会·····	二六四
六 感天动地窦娥冤·····	三三六

关汉卿小传

元代杂剧的突起和繁荣，促使我国文学从上古、中古阶段加速向近代过渡，从此我国文学史上出现了一个新的黄金时代。这个时代的代表作家便是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。由于文献不足，关汉卿生平探索，成了文学史、戏剧史工作者既感到困难而又充满兴趣的课题。探索关汉卿生平的途径有三条：一是旧有关氏传记资料的考证，二是关氏交游和同时代人的考证，三是关氏作品创作年代的考证。因为流传下来有关关汉卿生平的记载，不仅数量少，而且叙述简单，于是从外围资料去求旁证，从关氏作品本身去求内证，综合贯通，以求一当。

关汉卿生平的记载，元、明、清都有一些，主要的有下列几种：

元钟嗣成《录鬼簿》卷上（曹刻本）：「关汉卿，大都人。太医院尹（天一阁抄本，《说集》本、孟刻本「尹」均作「户」）。号已斋叟。」

熊自得《析津志·名宦传》（《永乐大典》卷四六五三天字韵引）：「关一斋，字汉卿，燕人。生而倜傥，博学能文，滑稽多智，蕴藉风流，为一时之冠。是时文翰晦盲，不能独振，淹于

辞章者，久矣。」

郝经《青楼集序》：「我皇元初并海宇，而金之遗民（《说集》本无此句），若杜散人、白兰谷、关已斋辈，皆不屑仕进，乃嘲风弄月，流连光景。」

杨维桢《铁崖古乐府·宫词》：「开国遗音乐府传，白翎飞上十三弦。大金优谏关卿在，《伊尹扶汤》进剧编。」

明蒋一葵《尧山堂外纪》卷八十：「关汉卿，号已斋叟，大都人。金末为太医院尹，金亡不仕。好谈妖鬼，所著有《鬼董》。」

清乾隆新修《祁州志》卷八《纪事》：关汉卿故里：「汉卿，元时祁之任仁村人也。高才博学，而艰于遇。因取《会真记》作《西厢》以寄愤，脱稿未完而死，棺中每作哭泣之声。……此言虽云无稽，然任仁村旁有高台一所，相传为汉卿故宅。」

邵远平《元史类编》卷三十六《文翰传》：「关汉卿，解州人。工乐府，著北曲六十种。」

上列这些资料，为关汉卿研究者所取材，但各有取舍，各有解释，所作结论也不尽相同。在这些资料中，清代两条后出，暂置勿论；元人四条，以元人记元事，最为可信。郝经《青楼集序》，应予重视，是讨论关汉卿生平的关键所在。当代学人斤斤计较在有「金之遗民」一句，我们以为「我皇元初并海宇」句更应作明确的解释。蒙古统一中国，分两个阶段：一二三四年蒙

古窝阔台汗的灭金和一二七六年元世祖的平宋，其间相隔四十二年。「我皇元初并海宇」，指的是元占临安，宋君北上，南北混一而言。这时杜散人（即杜仁杰）尚在世，白兰谷（即白朴）年五十一，他们生于金末，故称「金之遗民」。关汉卿的年辈和出处，大约与白朴相近，故序中连带及之。所谓「不屑仕进」，当指不仕于元，本来就不存在仕金与否的问题。杜、白、关三人都是由金入元，但中间有一个四十多年的过渡时期。元世祖至元八年（一二七一），始建国号曰大元。再六年，至元十三年（一二七六）平宋，南北统一。蒙古灭金之后，并不是元，而是蒙古，当时尚无「元」的称号。这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。

杨维桢《宫词》「开国遗音乐府传」句中的「开国」，却是指的灭金的蒙古。陶宗仪《辍耕录》卷二十五《院本名目》条说：「金有院本、杂剧、诸宫调。院本、杂剧，其实一也。国朝，院本、杂剧，始厘而二之。」这里「国朝」即指蒙古而言。所谓「开国遗音乐府传」，即指杂剧所用的北曲。「白翎」句指《白翎雀》曲。《辍耕录》卷二十《白翎雀》条：「白翎雀生于乌桓朔漠之地，雌雄和鸣，自得其乐，世皇因命伶人硕德阔制曲以名之。」明言其为元世祖时所作曲，杨诗谓其远承「开国遗音」。关汉卿与白朴同称「金之遗民」，杨诗因称之为「大金优谏」，并不是实指关汉卿在金代已为优人。《白翎雀》曲既为元事，而且是元世祖时的事，完全与金代无涉，就不可能解释为关汉卿在金代作剧进谏。至于今传关汉卿剧目无《伊尹扶汤》，而《录鬼

簿》郑光祖小传下却有此目，那是另一问题，与讨论关汉卿年代无关。

《录鬼簿》说关汉卿为「太医院尹」，以元人记元事，用不着冠以朝代名称。到明代人《尧山堂外纪》说关汉卿「金末为太医院尹」，则为附会「金之遗民」而成；又说关汉卿「金亡不仕」，则又为误读「不屑仕进」而来。这样以讹传讹，完全把关汉卿定为金人了。今查《金史·百官志》：「太医院：提点正五品，使从六品，判官从八品。」并无「院尹」之称。蒙古灭金，未定官制。元世祖中统元年（一二六〇），始「命刘秉忠、许衡酌古今之宜，定内外之官。」《元史·百官志》：「太医院：中统元年，置宣差，提点太医院事。」称「提点」，盖沿用金制。金亡至中统元年，二十多年间，太医院官制不明，所谓「院尹」之称，是否在中统前曾经用过，今无从证明。中统间，散曲作家王和卿与关汉卿为友，见《辍耕录》卷二十三。汉卿之为太医院尹，《析津志》列之于《名宦传》，或可能在此期内。

「太医院尹」，只载于曹刻本《录鬼簿》，《录鬼簿》的天一阁抄本以及孟刻本，则均作「太医院户」。既因「院尹」职称不见于金、元史《百官志》，学者多认为「尹」是「户」的误字，遂定关汉卿为「医户」。「医户」是元代的一种专业户籍，可以免除诸科名杂泛差役。这一说几成定论。但也有反对此说的。游国恩等编《中国文学史》第六编《元代文学》第二章《伟大的戏剧家关汉卿》注：「有的《录鬼簿》作「太医院户」，那是误刻。因为《录鬼簿》一般只记载作

家的官职，而元末熊自得的《析津志》（析津即大都）也把关汉卿列入《名宦传》。所说也有理由，是「尹」是「户」，还未能定。

《永乐大典》所引《析津志·名宦传》中关汉卿的资料，是引人瞩目的新发现。关汉卿虽列入《名宦传》，但未载明所任何职，是编著者的一时疏忽呢？还是元末人已经知之不详？这实是美中不足之处。关一斋当即已斋叟，北曲读音，「一」字入作上，与「已」为同声字，因此两歧。关氏号「已斋叟」，当在晚年，「一斋」或其早年所用，亦未可知。这条资料所以引起人们最大兴趣的，还在于它可以用来作为考证关汉卿年代的有力证据。《析津志》中，关汉卿是紧接着史秉直的「名宦」。金末癸酉（一二一三），蒙古攻金，史秉直率数千人向蒙古军投降，其子史天仇被任用为万户。庚辰（一二二〇），天仇为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。乙酉（一二二五），天仇死时，秉直犹在世。关汉卿既被位置于史秉直之后，人们因之认为两人年辈也许相近。甚至说：「金亡后，他和史秉直一样投降了元蒙。也受到元蒙的重视。」这个「名宦」关汉卿，「生于一一八〇年左右」；另一个「太医院户」关汉卿，「一生写过许多杂剧」，「生于一二二六年左右，死于一三〇〇年左右。」这就成了新的两个关汉卿说（旧的两个关汉卿说为冯沅君所提出）。《析津志》里的关汉卿，只因为被列在史秉直之后，他的年龄（在金代生活了五十五年）、身份和出处，简直和史秉直没有两样。这个结论，值得考虑。我们都知道，地方志中的人物记载，并不同于一

姓族谱。族谱中父子相继，兄弟相及，子孙在修谱时是不会搞错的，世次也是不会缺失的。修志则不然；年代久远，则记忆不清，辗转抄袭，则难免讹夺。地位不高的人，更容易传闻失实。列名《名宦传》的，也并不都是官职很高的人。就以这个关汉卿而论，《析津志》明说：「是时文翰晦盲，不能独振，淹于辞章者，久矣。」他在政治舞台上「不能独振」的，他和同时汉族知识分子一样，「淹于辞章者，久矣」。所以我们今天对关汉卿和史秉直两人的年辈，是不能用这种「排座次」的方式来决定的。

经过对上述资料的考查，我们的结论是：关汉卿的年辈与白朴相接近，生于金亡之前。他为太医院尹，可能是在中统以前。元王朝统一中国以后，他就不再出仕了。元人的记载是研究关汉卿的最可靠的资料，我们应给予充分评价和利用。至于关汉卿的卒年，我们认为也和白朴相接近，下文再作补述。

当代学者为了进一步考证关汉卿的生平，又从关氏的交游以及同时代人的年辈进行推求，来作为研究关氏的旁证。他们对旧有资料或加以补充，或迳直予以抛弃。他们的新见解，都给人一些启发。我们这里介绍两种说法：一是从高文秀来推定关汉卿的生年，一是从王和卿来推定关氏的卒年。

曹刻本《录鬼簿》卷上高文秀小传：「东平人。府学。早卒。」天一阁抄本则作：「东平府

学生员。早卒。都下人号小汉卿。」暖红室本同曹刻本，唯「府学」下多一「生」字。应以「府学生」为准。

同时，「东平府学生」还有张时起，亦见于曹刻本《录鬼簿》。

有人说：「东平在宋朝是府，隶河南道；在金朝也是府，隶山东西路。在元朝，却是路，而不是府。东平路下辖……六县，下面没有府。」「东平是府，有府学，这是金朝的事，而不是金亡以后的事。」高文秀之为「东平府学生」，「可能是一二三四（金朝灭亡）以前的事」。因推定「高文秀可能生于一二一五年左右」。「在金亡这一年，他才十九岁呢！这是一个最「保守」的估计」。高文秀被称为「小汉卿」，那么「关汉卿的生年，决不会比小汉卿高文秀迟。」因之「同意郑振铎同志新近的主张，把关汉卿的生年，定为一二一〇年左右」。从上述主张来看，关汉卿的生年，从高文秀的生年来推定，高文秀的生年，又从东平府学来推定。关键在于东平何时有府学，是不是金亡以后就没有府学或不称府学。

查「东平府学」这一名称，在金亡以后沿用很久。元好问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三十二《东平府新学记》，记东平路管军万户总管严忠济重创府学，「经始于壬子（一二五二）之六月，而落成于乙卯（一二五五）六月」，「署乡先生康晔儒林祭酒以主之」。这个康晔，在《遗山先生文集》卷三十《宣武将军孙君墓碑》文中，称为「府学教授康侯显之」的即是。另外在上书卷二